

非凡十年看变化 喜迎党的二十大

老家门前那条路

■特约撰稿人 李季

在城市生活久了，总会想起老家门前那条路。近年来，每次回乡，都会看到那条路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变化着。

记忆中那条土路非常窄，两头牛交错而过，都难免碰上肚皮。路这边的小草说悄悄话，一定会被路那边的蚂蚱听到。

路不长，十几分钟即可走完。路的两边是庄稼地，西边的地势较低，种着稻子、芋头；东边的地势较高，种的是西瓜、豆角、芝麻。稻田间有水渠，连着两方池塘，夏天涨水时，这条路会被淹没，村里人出来进去，要挽着裤腿蹚水而过。调皮的孩子在路中间挖坑，放进荆棘、搭上树枝、盖上市，伪装成陷阱，妄想让人和牛羊陷进去，总被“狡猾”的大人识破，三两锄头就给填住了。

孩子们经常在这条路上拍纸版、跳房子、

滚铁圈儿，或趴在路两边的草里掷泥块儿玩打仗。很多时候一边玩儿一边等干活的大人从地里回来，或是等去县城卖菜的父亲挑着空竹篮回来，然后钻进竹篮里，兴高采烈地让父亲挑回家。夏天，女人们经常去河滩割草，晒干后用来做饭，我们也经常跟在河滩玩耍。所以，我们对这条路的西段很熟悉，而路的东段及路东头的村子则是相对陌生的地方，印象中就去过几次。

记得进村后第一所房子是个铁匠铺，里面热气腾腾、“叮当”作响。后来，村里磨豆腐的朱家在路边搭了个房子卖豆腐，不久又有人家挨着豆腐坊搭房子，开理发店、卖肉、卖烟酒、修自行车，很是热闹。

赶上蝶舞，陌上花开，乡间的土路虽能给人美好的想象，对我们每天都要走很多遍的人而言却有太多不便——晴天灰尘多，穿一双新

鞋出去一趟，回来就是灰头土脸的；雨天泥泞不堪，没走几步，鞋和裤腿就甩满了泥。村里谁家盖房子，拉砖、拉沙子都要靠架子车，拖拉机进不来。从外地开车回来，车只能停在河堤上。

十年前，河上新修了大桥，我们去县城不用再乘木船了，村里人去城里买菜不必再挑担子了，而是骑电动三轮车，不仅省力，还拉得多。后来，水泥路又修到了村里，老家门前这条路加宽加高，两辆车完全可以交错而过，夏天涨水时节也不再被水淹没，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用再和泥泞“纠缠”了。

十年后的今天，站在桥上望去，路两旁那些临时搭建的草房子都建成了两层小楼，开着超市、诊所、饭店，小车可以直接停在路边。饭店因经营正宗农家菜吸引了很多城里人和路过的外地人，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辣椒红了



■特约撰稿人 周桂梅

家乡有这样几句顺口溜：“窝头蘸辣椒，开胃又长膘。”“拿起窝窝头，辣椒蘸几口。头上冒着汗，嘴里直吸溜。”小时候，入秋后，我家的墙壁上挂满了一串串红辣椒，这是奶奶手把手教我用针线串起来的。刚摘下来的辣椒红艳艳、水灵灵的，暴晒几天后就成了干辣椒，我们把它储存起来慢慢享用。

20世纪70年代，红薯面和杂粮面窝窝头是每家每户的主食。新出锅的棕黑色窝窝头冒着热气，看着很有食欲。我们姐妹几个伸出手，一把抓起两个，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第一锅窝窝头吃完后我们感觉还没填饱肚子，就等着第二锅。等到母亲把第二锅窝窝头端上桌，我们就不再争抢了，闻着也没那么香了。这时，奶奶不声不响地端过来一碗辣椒泥儿，里面有白芝麻、香椿叶、姜、蒜，香喷喷的，让人垂涎三尺。

我不由自主地拿起一个窝窝头，在中间的凹坑里放一勺辣椒泥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越吃越有味道。我不停地往窝窝头里添辣椒，被辣得两眼不停地流泪，还直打喷嚏，伸着舌头不停吸气，惹得全家人哈哈大笑不止。

后来，窝窝头改成了饼子馍。饼子馍也是用五谷杂粮做成的，红薯面多一些。我们天天吃、顿顿吃，吃腻了就不想吃了。这时大人们就把青辣椒切碎，往里面打一个鸡

蛋，再裹一层玉米面或少许小麦面粉，再用慢火炒成金黄色。就着鸡蛋炒辣椒，我们又多吃了几个饼子馍。

那个年代，一天三餐都离不开红薯。有民谣曰：“红薯汤、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蒸红薯、烧红薯、煮红薯……红薯吃多了就开始厌烦。饭桌上如果没有辣椒来调味，饭菜就很难下咽。在农民的菜谱中，每一顿饭都离不开辣椒。咬一口青辣椒，真是辣到了骨子里，感觉喉咙都不是自己的了，辣得能喷出火来；再咬一口，全身的骨头都火辣辣的。

在农村总能看到成畦的辣椒，也有零星星星种在房前屋后的。只要有一个容得下脚的小空隙，辣椒就可以生长。从初夏长出青绿的小辣椒就可以吃了。从青辣椒到红辣椒，都是农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菜肴。秋天，辣椒次第成熟。成熟后的辣椒身披一身大红的衣裳，像一位出嫁的新娘，惊艳了所有人的目光。那红是用汗水一点点喂大的，和乡村女子的红头巾一样红，蕴含着田园生活的深意。

待到十冬腊月大雪封门，把一串串辣椒挂在屋檐下，那动人的红能给人带来持久的暖意，象征着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开满鲜花的家园

(外一首)

■谭艺君

在开满鲜花的家园
淘米洗衣做饭，喝茶读书发呆
看窗前的三株月季花
幸福地开
微微南来风吹送清香
门口的凤仙花
像朵朵火红的预言
而在一树洁白的栀子花面前
做一个坦荡纯净的人
我对这世界从未有亏欠
这世界亏欠我的
我亦从不声张

在泥土之上，遍植鲜花
谁白衣胜雪，谁红装妖娆
许你们攀上墙头，跳过篱笆
妩媚地走进诗词
一笑停爱爱情
为民间添上美艳的颜色
和动人的传说

在开满鲜花的家园
养育女儿，用花朵为她命名
带着灵魂的香气
行走人间
我对这世界的爱，永不凋零

如果出发

如果出发，你会不会感伤于
从未靠近的别离
行道树迅速后退，枝叶间闪过谁的脸

夏日的酷热并非劫数
你并不适合沉湎一片绿荫
而放弃跋涉
这世界，需要一场暴雨的清洗

为飘香的果实诱惑，误入秋天深处
你看我时，岁月忽已晚
我依然未能触及成熟的底部
这是一场迷局，渐渐清晰

好吧，如果再穿过一个美丽的黄昏
仍未主宰晚霞
我转身就走，再不回头
也许放下，才是真正的出发

但远方以远，都澎湃着你的潮汐
字字句句，皆是归来吧



玉米丰收了

小 草 摄

紫薇长放半年花

■七 南

夏天的某个黄昏，我步履匆匆往家赶，忽然被路旁的树枝轻轻勾了一下，扭头一看，竟是一树紫薇，勾住我的那根枝条正轻轻颤动着。枝上除了碧绿的叶子便是球状的花苞，只在枝端露几朵紫红的花，像少女的心事，尽管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还是写在了脸上。

开得早的紫薇像一粒粒火种，伴着清风，不久便撒遍小城。于是，小区里、人行道两侧、单位大院、河堤上，处处可见紫薇花开，风吹树摇，花潮涌动。“盛夏绿遮眼，此花满堂红。”盛夏的骄阳下，紫薇花开得绚烂，一点莹白、一团红粉、一片嫣紫，在盛夏的浓绿中流转。即使大雨滂沱，也浇不灭它在枝头的燃烧。乱红成阵，缤纷似梦。我曾在雨中面对满树紫薇花，心中纵有万言千语，却找不到一个适合的词汇作为突破口，将翻涌的心绪引流。

紫薇是最长情的花，入夏便开，花至七夕犹繁，一直能开到白露。紫薇花有六瓣，每一瓣都由一条细长的叶柄支撑在胚珠上，数十朵小花组成一束，数十束花又组成一簇，如裙裾翻飞，似云霞绚丽。

“店傍栽紫薇，颜色斗江霞。”紫薇是开在人间的花，却像九重天上仙女织成的云霞——白花如同白云，红花散成晚霞，紫花就化为琼楼上的帷幔。那么，九重天上的云霞都是人间的紫薇花吗？

紫薇花色不灼人，也不寡淡。它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倾心的花，但若留心观察，便会爱上它。一旦爱上，这种爱就会在心中酝酿，只会渐浓，不会消散。面对一树紫薇花，像面对沙场归来卸下戎装的女郎，她着一袭红装洗尽铅华的别样别具风情。花香被风吹成诗行，在大地上被反复讲述、朗诵，千万遍以后，再浓烈的往事都褪成一杯平淡的茶，花前树下尽可“隔篱呼取尽余杯”。

初秋的午后，阳光已经没有了盛夏的火热。我坐在一棵紫薇树下，紫薇的枝叶和花朵在秋风中轻轻颤动。树荫在我的脚下像海浪一样漫过来、卷过去，花不语，却又像在说着最热闹的话。我没有特别的事，只想在树下坐一坐，听听紫薇的低语，说说自己的心事，慰藉彼此的寂寞。

世间万千草木——长在田里的庄稼、生于森林的古树，或匍匐于地上的藤萝、葛蔓，甚至尘埃、苔藓，都像无声的智者，来帮助人们度过在尘世的劫难。生活中有许多不能诉说的烦恼，我把愁绪洒落在花前，花儿知我、懂我、惜我，慰我以缤纷的花色、扑鼻的清芬、婆娑的舞姿。好多看得见、看不见的伤口，就这样被治愈了。

宋朝杨万里有诗云：“谁道花无红十日，紫薇长放半年花。”紫薇是最长情的花，我将聘它作我的信使，种在我家门前。若我外出，你恰来访我，紫薇会放飞一缕传递信息的香气给我。请你坐在树下，赏赏花，等我片刻……

门前菜蔬绿满畦

■孙 昊

奶奶的菜园不大，总共不到半分地，但经过精心照料，一年四季生机勃勃，各种时令蔬菜一茬接一茬，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每次从城里回到乡下奶奶家，我都会去她的小菜园看看。蜜蜂“嗡嗡”地闹个不停，几只斑斓的蝴蝶翩翩起舞，奶奶忙碌的身影在菜园里穿梭。闲不住的奶奶用她的实际行动让我明白：只要付出总会有收获。

小菜秧子刚露头的时候，我帮着奶奶拔草、施肥、浇水，小心得就像伺候婴儿一样。看着蔬菜、瓜果一天一个样儿极快地生长，我更加爱护这些可爱的菜苗。

汪曾祺曾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我最开心的事是去地里摘菜回家，将鲜嫩的青菜洗净后下锅。播种的是汗水，收获的是美味和健康——吃自己种的菜

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奶奶的菜园给我的生活带来无限诗意和乐趣，使我体会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菜园里的小葱、生菜、丝瓜、莴菜、西红柿……全家人吃了一夏，吃不完的赠给亲友和邻里。送菜的时候，笑意在奶奶脸上荡漾着，她乐呵呵地说：“这叫有菜同吃、有福同享！”

一生在土里刨食的奶奶通过这块巴掌大的菜园找到了与大地母亲连接的纽带。土地才是奶奶真正的知己，菜园则是她晚年的精神家园。能够踏踏实实土地上耕耘，奶奶内心很满足。

小小一片菜园，是我心中的一方净土。菜园里有四季，有绵长的日子，有风有雨，有蝉鸣有花香。菜园给我悠闲舒适的生活之乐。菜园虽然小，却装着清风明月，装着浓浓的烟火气。于寻常光阴里守着俗世流年，日子哪怕再简单再普通，拥有一片菜园，就是拥有了从容美好。

秋收花生

■扶 名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田野金黄、硕果飘香。家中二老健在，在农村种着几亩田地，我还能陪伴爹娘干些农活儿，体验一下田园生活。如果有时间，孩子们也可以亲身感受到颗粒归仓的不易。

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到城市的打工者，当年农村秋收时节的繁忙记忆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宝藏，时刻提醒我不能忘本。

在农业机械没有普及的年代，收花生是全村最艰巨的任务。花生是经济作物，相比玉米和小麦，可以卖个更好的价钱，增加农民的收入。一般情况下，玉米收获之后接着就开始收花生。如果土壤墒情好，人们可以轻易用铁锹刨出花生。那时候油炸花生米是我们村的招牌特产，远销周边地区，所以家家户户种植的花生面积都很大，刨花生自然成为大家的头等大事。

刨花生是非常吃力的农活儿，一般由家里的男劳力来做，我们小孩子只能干些拾花生的轻活儿。长辈会用铁锹将花生秧从土里刨出来，然后把铁锹在空中来个

180度的大转弯，再使花生根部朝下狠狠地摔在地上，目的是让包裹着花生的泥土裂开，使花生从土里脱离出来。如果花生没有完全脱离土壤，长辈会将铁锹的凸面朝下，在花生上拍几下，直到花生从泥土中脱离出来。

经过晾晒的花生被爸爸用车子拉回家，接着便是落花生的环节。用手摘是不行的，时间不允许且累手。农人是有办法的。他们将在地里晾晒得半干、带着青叶的花生秧堆在一起发酵，等到根部轻度腐烂，用手轻轻一甩，花生就脱落下来。就这样，三五亩地的花生只需要两天时间就可以收拾完。中秋前后，晌午太阳还是很火辣的，正是晒花生的好时候。晒两三个晌午，直到翻晒时花生发出“哗哗”的声音就可以了。晒干后的花生经过脱壳就可以油炸了。

到城市工作后，我偶尔回老家，看到机械化收花生的场景，心中依然感慨万千。

(请本文作者与本版编辑联系，告知姓名、地址)



梦回柿园

■王俊强

有几次我都梦到了老家的柿园，那里曾经是我童年的乐园，带给我满满的回忆。小时候，我们村子前面就是一大片柿园，柿子树有碗口那么粗。夏天，柿子树枝繁叶茂，枝头上挂满青色的小柿子，惹人喜爱。

柿园就像一个游乐场，我们会成群结队地去玩耍。尤其是夏天，柿树的枝叶遮蔽日，柿园里一片阴凉，我们经常玩到天黑，在父母的呼喊声中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那时最常玩的游戏是“摸树猴”。一次我坐在一根树枝中间，把脚垂到这根树枝的下面，另外一个男孩就沿着这根树枝去摸我的脚。他探下身子，伸出一只手，头尽力向前伸着，眼看着要摸到我的脚了，此时只听“咔嚓”一声，树枝从底部折断，我们两个一下子摔到地面上。幸亏树不算太高，地面上是深深的草窝，我俩没有摔伤，但屁股疼了好几天。这事被双方家长知道了，我们又被父母送了一顿“竹笋炒肉”，以后这种危险的游戏就不敢再玩了。

最有趣的事是烘柿子。柿子长到半大的时候是烘柿子最好的时候，因为再大一些，柿树的主人就会严加看管。烘柿子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水烘法，另一种是旱烘法。

我们先从树上摘些青柿子，或者从地上捡些自然掉落的柿子。在柿子园前面的池塘的淤泥里挖一个坑，浅浅的即可，然后把柿子倒进这个小坑里，再用淤泥封上，找一根树枝插在旁边做个标记。过十天左右，再找到这个标记，扒开淤泥，把柿子挖出来，洗干净，立马放到嘴里，吃起来嘎嘣脆，那带

着泥土芳香的甜味在唇齿间弥漫。这种味道是我童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但有时也会出现意外——好好的一窝柿子不知道被谁连窝端掉，只留下了作为标记的树枝横躺在泥水中……

旱烘法更简单。先把柿子挑选好，不要有烂柿子，否则它们好像会传染似的，其他好柿子也会烂掉。然后去打麦场里几个麦秸垛，把柿子直接塞到麦秸垛里，大致记住柿子的位置（也有最后找不到自己烘柿子的地方的）。这种烘法比水烘法周期短，最多一星期就烘熟了。烘熟的柿子软软的，咬上一口，嘴里是甜甜的味道。

小时候家乡的柿园是我的骄傲。每当家里来了客人，我都会领着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去柿园转一圈，他们玩着玩着也喜欢上了这片柿园，其间我会向他们介绍我家柿园的位置以及品种，也会把烘好的柿子送给他们品尝。前年我表哥来串亲戚，还问我柿园现在还有没有。

一场暴雨过后，父亲总是让我挎上竹篮去柿园捡掉落的柿子，并一再告诫我不要偷摘别人的。父亲常常教育我们：别人的东西，再金贵也不要伸手。有时一大早就把我和我叫醒，分给我们一人一个篮子，让我们去柿园捡柿子，我们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他把这些柿子放在陶罐里发酵，发酵出来的水倒进锅里煮一煮，算是消毒了。这便是我家酿制的柿子醋。这种柿子醋喝起来酸味没那么重、后味微甜，我们全家人都喜欢。

如今这片柿园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玉米地。每当我走到这里的时候，就仿佛听到了孩子们欢快的笑声，看到了那个弯着腰捡柿子的小男孩……

